

■国庆特稿

三代人的国庆婚礼

□刘希文/图

去年国庆前夕，回老家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婚宴上都是我爱吃的菜，我大快朵颐。没想到到了下午，我那两颗虫牙竟然隐隐作痛起来。

去医院吊吊瓶时，一位老奶奶自我进门就微笑地看着我。藉着她给我的那份亲近，我选择了离她近点的座位上坐下。

老人看我捂着脸，关切地打招呼：“丫头，牙痛啊？”我点点头说：“我赶回来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可能是大鱼大肉吃得太好了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。

老人家说：“我那个最小的孙女，今年国庆也结婚呢。她爸妈给她办的嫁妆，放了整间屋子，还给她买了什么离子电视啊，苹果电脑啊，你说在农村，要这些东西干嘛？现在的年轻人，真是幸福，想当初我们……”老人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。

“奶奶，您当时有什么嫁妆？”

“我15岁嫁到这儿时，是1949年的国庆节。”她咧着缺了牙的嘴笑得很是羞涩：“当时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哪有什么嫁妆，我娘就把她装东西的两个青花瓷瓶送给我，还被我不小心给打破了。不过，赶在新中国成立，人民刚开始当家做主人，也算是一份不错的嫁妆了。”

“那是我唯一的丫头。”老人



又说，“是1979年国庆节出嫁的，他爹给她置办了好几件家具，我给她绣了两个鸳鸯枕。可是那时棉花好贵啊，买不起，出嫁那天怕人笑话，借了别人的棉花塞进去，第二天回门，丫头就给我带回来还给人家了。哎，一想这事，我就觉得对不起我家丫头。”

真巧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、1979年改革开放、2015年国富民强，这老奶奶一家三代人的婚礼，都是选在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年份，而且都是在国庆节，这三代人的嫁妆，从贫乏、简朴到富足，不正反映着我们新中国从出

生、成长到强大的过程！而我们，在感怀、感恩的同时，又岂能不好好珍惜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，经历了很多大事：1954年长江洪水，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，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，1998年的特大洪水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……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与挑战，但最终还是顽强地站起来了，并且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。

风雨中日渐强大的祖国，祝福你繁荣昌盛更强大，国泰民安更辉煌。

娘34岁那年国庆前夕，将我带到了人世。生活的重担使娘直不起腰，过度劳累又受了风湿，落下了关节肿大疼痛的毛病。地里的农活总是干不完，小学放学后我只有到田间地头才能找到娘。

娘为了一大家子人日夜不停操劳，每天天不亮起床，做早饭，喂猪，喂鸡，扫院。晚上手摇纺车纺线，织布。农闲的时候，娘还帮村里人做衣服。婶婶、大娘们拿来布料来串门，让娘教怎么裁剪、做衣服或纳鞋底。

难得家里做回上好的饭菜，娘总说自己不想吃，一任孩子们吃饱喝足、肚子滚圆，才吃些剩下的残羹剩饭。包产到户后，娘更是闲不住，务庄稼、栽红薯、种蔬菜，银丝缕缕，脸上过早地爬满了沧桑的皱纹。

如今，娘真的老了，耳聋眼花、反应迟钝、步履蹒跚，娘开始盼望国庆节。因为那时，在外的孩子、孙辈们回家团聚，围在一起，在院子里看电视、剥玉米穗、串线辣椒，絮絮叨叨拉家常，亲情融融地荡漾。

娘不懂什么家国情怀的大道理，只是这样的节日，过得简单平淡，却满是幸福的味道。娘说，现在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，简直是太幸福了。

■家庭相册



岳母

□冯天军 文/图

岳母是一个老实本分、贤惠善良的农家妇女。

岳母共有五个子女，我的妻子在五个子女中是最小的。

在那个饥馑的年代，岳母拉扯五个孩子成人很不容易，而且不论是在集体大锅饭时，还是单干后，岳母都是劳动的好把手，里里外外干脆麻利，也因此人送外号“铁扫帚”。

我和妻子结婚时，岳母就60多岁了，仍然不知疲倦地劳动着。那时，岳父承包了村里的一片桑园，养蚕成了岳母必须的事情。春蚕秋蚕场不落，而且每个季节都喂四五帘子蚕。从育苗、采桑到老蚕、抽茧，哪一道工序不得耗时费力！可是岳母能承受得了，而且养的蚕很少出毛病，换来了当时可观的收入。

岳父是个性子暴躁、酗酒易怒的人，动不动就把火气撒在岳母的身上，而每每这时，岳母都默不作声，不与岳父争吵，表现出一个女人的矜持和内敛。像一个懂得婚姻幸福秘籍的人，以无限的忍耐和宽容支撑着家的大厦。

岳父晚年得了癌病，岳母无微不至地照顾他，端水送饭，晒被缝衣，开导劝说。这种病看起

来无大碍，却是严重的心理问题。有一次，岳母给他倒水，他嫌水太热，竟然拿起了一块木头打在了岳母的手腕上，造成了岳母手腕骨折，住进了医院手术治疗。

岳母深知岳父的病情，非但没有怪罪，而且住院期间还挂念着岳父的生活，怕照顾不周病情加重。

我和妻子结婚后，难免有磕磕绊绊的时候。如果妻子到岳母身边说起我们俩的事情，岳母总是劝说妻子，让她要懂得宽容和忍耐，不要为一点小事就闹翻了脸，两口子过日子就如同是一个锅里摸勺子，哪有勺子碰不到锅沿的。这样，妻子本来的火气也就被熄灭了。而且不管是谁的错，岳母从不给妻子争情理，也从不在我面前挑拨离间“算账”，因此在结婚近30年里，我对岳母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，虽然从血缘上毫无关系，可是日常的行为和不断的交往，我已把岳母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对待。

已是87岁高龄的岳母，去年突然患了大脑萎缩症，语言中枢有了障碍，原来不需要别人照料，现在都轮着伺候她，她自己感到别扭，更怕耽误子女的工作。几次推说自己可以自理，可是子女哪能放心呢！最近病情突然加重，身体右侧血管堵塞，造成瘫痪，失去了语言功能。看到病床上昏迷不醒，每天在打点滴中度过，与死神较量的岳母，我不禁流下了眼泪。我不断地思考一个生命的考题，就是人最后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？任谁也无法解答这道生命难题，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。

但愿岳母的病能好起来，晚辈还有好多做人的道理等地讲述呢！

沉默的父爱

□乐启颜 文/图



读书的时候，父亲给我写信，内容均是“好好学习，注意身体，家中一切均好，勿念”之类的话，最后一句总是“款已汇出，请查收。”通篇是公事公办的语气，觉不出一丝一毫的温情。就是这样的信，父亲一写四年，每月一封，即便是在我常常懒得回信的时候，父亲也是照写不误，那时信上就多了一句“妈妈问你老不写信，是不是学校功课太忙？”也想起父亲从未说过爱我，要想体会，只能很困难地从父亲“天凉了，记得加衣”的字里行间去细细领略那一份父爱。

小时候，生病了，整夜都是睡在母亲怀里。父亲只是一言不发地走出门去，融入漆黑的夜色中，和他一起回来的是背了药箱的赤脚医生。打针的时候，总是父亲自告奋勇挽起袖子将我紧紧按住做“帮凶”。

十五岁那年，考上了中专，给远在三十里外的父亲打电话报告喜讯。电话那头的他只嗯了一声。半夜时分，父亲却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夜行三十里回来，只

为了想看看那张录取通知书。只觉得父亲可笑，他只怕那张通知书不真，拿在灯下左看右看，末了还对母亲说，“明天锁在抽屉里，别给娃儿弄丢了。”学校本不远，可那时的我连县城也未去过，走出我们的小山村就分不清东西南北。父亲让我自己去。面对父亲毫无商量余地的表情，我脖子一硬：“一个人就一个人，你想送我还不让呢！”那一年新生入学，我是唯一没有家长送的。后来母亲说从我踏出家门到收到我的平安信为止，父亲整整半月未曾睡过一夜安稳觉。

交了男友，带回家给父母看。母亲欣喜地打糍粑、煨腊肉，父亲只淡然地招呼着。吃过了饭，母亲絮絮地问男友“多大了”，“父母是干什么的”。父亲在一旁默默地抽烟。第二天早晨，母亲悄悄拉了我问：“你老爸问他脾气好不好，会不会打你？”母亲说，父亲一夜无眠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心里暖暖的。

也许是父亲的爱太深沉、太伟大了，所以他从不言说。我只在这琐琐碎碎中瞥见那一颗做父亲的心。

北京育强体育才艺幼儿园
2015年12月7日-2016年12月7日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备案表(附件1)备案编号2011051特此声明作废。
北京育强体育才艺幼儿园
2016年9月28日



母亲的国庆

□马科平 文/图

自从我记事起，娘在国庆节前后总是特别忙碌。国庆节是举国同庆的大日子，也是村里农时的节点。每年6月1日前后，原野的油菜、麦子陆续泛黄，开始收割，称为“三夏”。每年10月1日前后，玉米、大豆这些作物成熟收获，唤作“三秋”。

娘说解放前最怕饿肚子、闹土匪、过队伍。饿肚子是因为粮食缺少，崖头、沟坡的野菜刚露头，立即会被人挖个精光。土匪半夜进村，扫把做火把，引火烧房子，杀人不眨眼。队伍白天进村，捉鸡、牵羊、抓人，无恶不作。

娘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1949年，娘15岁。常有队伍在村子周围来来往往，娘发现有进村不抢东西、不扰民的队伍，那支队伍叫解放军。后来我查资料，才知道那是著名的“西府战役”和“扶眉战役”。当年7月14日，扶眉战役结束，娘的村子也获得解放。

1949年建国后，工作队进村，搞土改、办妇女识字班，娘积极参加，从此认识了不少汉字，可以听广播、看报纸，也学会了简单的计算，再也不是“睁眼瞎”。过去卖皂角，一斤七角钱，娘捡了七斤。人家说七七二十八，只给两元八角钱，吃亏都不知道。

1954年国庆后，娘嫁到现在的村子，养育了六个儿女，累死累活在生产队劳动，因家里人数多劳力少，年年都是短款户。每年只有上交一定数额的钱，才能从生产队分到粮食，以供全家的口粮。

娘一生几乎没有离开现在的村子，在泥土里劳作，经历了农业合作化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文化大革命、联产承包责任制、万元户、发展乡镇企业、劳务经济、税费改革、退耕还林、新农村建设、城乡统筹等历史时期。